

書名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
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28
編號 D8621700

卷十四

第一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2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姦如鬼

牙捧琴謝知音

警世通言

卷一

一

密法能定心珠 其並天公證不費

高向兼精精翰世 心公一個與無雙

日間猶公外問則其自請代送

陽玉到國下賞物公專公問天下至今人請會翻圖

賞古王與王與時三兩篇一葉其日本亦請不台論

了大新時同多命以論不夫其於小凡沙十兩版子

可益附后味味口聚不日自研製三前問如不罪賞

對空來想非非江火變過如舞車當不衆人回對了

以此一古向當部共首大新時同外所取了對來味

秋對善通法法味一秋火汗取則香奉經總總何野樂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宋人小說舊名 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漸殘紅零落臘脂顏色流水飄香人漸

遠難托春心脉上恨別王孫墻陰日斷誰把青梅

摘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消散雲雨須臾多

情因甚有輕離輕拆燕語千般爭解說些子伊家

消息厚約深盟除非重見見了方端的而今無奈

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名喚做念奴嬌是一個赴省士人姓沈名文

述所作元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與各位說開第一句道杏花過雨陳子高曾有寒食
詞寄謁金門

柳絲碧柳下人家寒食鶯語多也花寂也玉階春
草溼○閒凭燼籠無力心事有誰知得檀炷繞牕
背壁杏花殘雨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李易安曾有暮春
詞寄品令

春落殘紅似胭脂顏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留漆
新竹寂寞幽對小園嫩綠○登臨未足悵遊子歸
期促他年清夢千里猶到城陰溪曲應有凌波時

為故人疑耳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

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多情蝴蝶趁花飛流水飄香乳
燕帝○南浦魂銷春不管東陽衣減鏡先知小樓
今夜月依也

第四句道人漸難托春心脉也寶月禪師曾有春
詞寄柳稍青

脉也春心情人漸遠難托離愁雨後寒輕風前香
軟春在梨花○行人倚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

詞世通
卷一
四
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牆陰日斷、歐陽永叔曾
有清明詞、寄一斛珠。

傷春懷抱、清明過後、鶯花好。勸君莫向愁人道。又
被香輪碾破、青青草。○夜來風月、連清曉、牆陰日
斷、無人到。恨別王孫、愁多少。猶頓春寒未放花枝
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鼃無咎。曾有春詞、寄清商怨。
風搖動、雨濛鬆、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嬌無力。
記得當初、共伊把青梅來摘。○都如夢、何時共、可

憐、嫩損、釵頭鳳。關山隔、暮雲碧、燕子來也、全然又
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
曾有春詞、寄清平樂。

陰晴未定、薄日烘、雲影金鞍何處尋。芳徑綠楊依
舊、南陌靜。○厭厭幾許春情、可憐老去、難成看取。
躡殘、霜鬢、不隨芳艸、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晏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

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不向枝邊住。曉風飄薄已堪愁。

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清波須與雲雨怨，閒倚
闌干見遠彈。雙淚溼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魏夫人曾有春
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
心共花語，爭尋雙朶爭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負，
有輕拆輕離，向誰分訴。淚溼海棠花枝處，東君空
把奴分付。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
蘭花。

楊花飄盡雲壓綠陰，風乍定，簾幕閒垂，弄語千般。
燕子飛。○小樓深院，睡起殘妝，猶未整。夢不成，歸
淚滴班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
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空滿院落花飛絮。巧燕呢喃向人
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先是傷心緒，念箇人兒
成睽阻。一覺相思夢回處，連宵雨。更那堪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黃魯直
曾有春詞寄搗練子。

梅凋粉柳搖金微雨輕風歛陌塵厚約深盟何處
訴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周美成曾有春詞寄滴商
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皇霜鬢白
念時光堪惜○蘭堂把酒思佳客黛眉曾蹙愁春色
音書千里相疎隔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歐
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而今無

奈寸腸思堆積千愁空懊惱○旋煖金爐薰蘭淚
悶把金刀剪彩呈織巧繡被五更香睡好羅幃不
覺紗牕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個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
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躑蹌作怪的小
說我且問你這個秀才姓甚名誰却說紹興十年間
有箇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
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

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吳秀才悶亡不已又沒

甚麼盤纏也自篋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介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選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個小男女打交、撚指間、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子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趨足、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听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為做媒為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子在那里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

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子、高壽、婆子道、老媳婦夫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老媳婦懸見、也少不得一箇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聞人來、却及這般頭惱、婆子道、這箇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一箇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樂器都會、又寫得筆得、又是嘍嘍、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个讀書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教授听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

道若還真箇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小娘子，如今在那裏？婆子道：好教授，得知這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個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舖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個從嫁，多喚錦兒。因他一床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個舊鄰舍家裏住，兩個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個人從門首過去。王

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麼？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王婆出門趕去，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斷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就？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喚他執拗的著，口聲聲只要嫁箇讀書官人，却又沒這般巧。王婆道：我却有箇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乾娘道：却教孩兒嫁人，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讀書官人，却是好也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嫁得這讀書官人，可知好哩。吳教授當日

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若先請去，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箇婆子上街，竟不得買些酒相待他，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箇帖子。」乾娘道：「若媳婦有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箇帖子來。」王婆道：「乾娘，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早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箇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還了酒錢歸家，把開扉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於了學生。

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箇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抵破窓眼兒，張一張喝聲采，不知高低道：「兩箇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剪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

迥出倫輩有如織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時、

眸清可愛、鬢聳堪觀、新月龍看、春桃拂臉、意態幽
花未艷、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螺
髻插短短紫金釵子、如愁、青梅窺小俊、似騎紅杏
出牆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時、納禮、奠雁傳書、不則
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箇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
休書、結下來生雙繡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

教授道、姐姐、我先起去、來那龜前過、看那從嫁錦兒
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版頂上
血污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即時渾家來
救得甦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
吳教授是箇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
已也認做眼花、只得使箇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
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
兒慌忙安排些箇安魂定魄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
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

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分付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閒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回，却待出來，只見一箇人，看着吳教授唱箇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箇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入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兩箇叙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教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要娶一箇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箇。

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半個看墳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鰾又熟，我們去那裏喫三盃。教授道：也好。兩箇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真箇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轉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家舞榭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夏閣，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鞦韆，紅粧人揭繡簾。看南新路口，計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听迤邐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疏獻嶺下，好座。

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里到了墳頭看墳的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首一箇小小花園內兩箇人去坐地又是自做的社醞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歸竹院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喫一盃我和你同去我們過馳獻嶺九里松路上教第人家睡一夜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箇老婆在家裏干賴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

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閉了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厮挽着上馳獻嶺來你道事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個小小竹門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下躲雨却是

猪羊走入屠宰家

一脚七來尋死路

兩個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個野墓園只那門前一個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麼屋宇石坡上兩個坐着

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個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朱小四，你這廝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廝出頭。墓堆子裏謾應道：向公小四來也。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個人來，獄子廝趕着了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青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看那雨却住了，兩個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閻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空谷傳聲，听得林子裏面斷棒響，不多時，則見獄子驅

將墓堆子裏跳出那個人來，兩個見了，又走，嶺側首却有一個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关了，兩箇把身軀抵着廟門，真个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听那外边時，只听得一个人声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箇人道：打春翹翹，你這廝許了我人情，又不还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上說與吳教授道：你听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兩個人，兩個在裏面，顫做一團。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死，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

人敲門道開門則个兩箇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声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也吳教授听得外面声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箇都不敢則声只听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個听得恁地說日裏喫的酒都變做冷汗出來只听得外面又道告媽也。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也且歸明日爹也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

王七三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箇兩個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王七三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你拔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兩箇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個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却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箇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你真箇便是撞奔鹿跳猿躍鵲飛下那嶺來後面兩箇婆子兀自慢慢

地趕來，一夜熱亂，不曾喫一些物事，肚裏又餓，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箇生人來衝一衝，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著一枝松柯兒，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躲那兩箇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箇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猪肝赤肚帶，舊瞞襠袴，腳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不則聲，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個開酒店的漢子，又醜，也是鬼了。」我們走休。兀自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于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個立在墓堆子上，說得兩箇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麴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舢，王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裏看時，見一把鎖上着門，問那隣舍時，道：「王婆

自死五个月有零了、說得吳教授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椀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個字道、人心似鉄、官法如炊、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把鎖上着門、問鄰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分付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只見一個癩道人、看着吳教授道、觀

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亡、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水、那個道人作起法來、念咒有詞、喝声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後窺、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癩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喘道、真君遣何方使令、真人道、在吳洪家裏興妖、併馱馱嶺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首、就

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縛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捉將幾個為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小外子、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妬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你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駝猷嶺上、被獄子叫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墳害勞病死的鬼、那箇嶺下開酒店的、是害

傷寒死的鬼、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个

葫蘆來、人見時、便道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鄴都獄、作

起法來、那些鬼箇箇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分付吳

教授、把來埋在駝猷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

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吳教授直下拜道、吳

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

則个、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

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

墮落今生、罰為貧儒、教你備嘗是趣、消遣色情、你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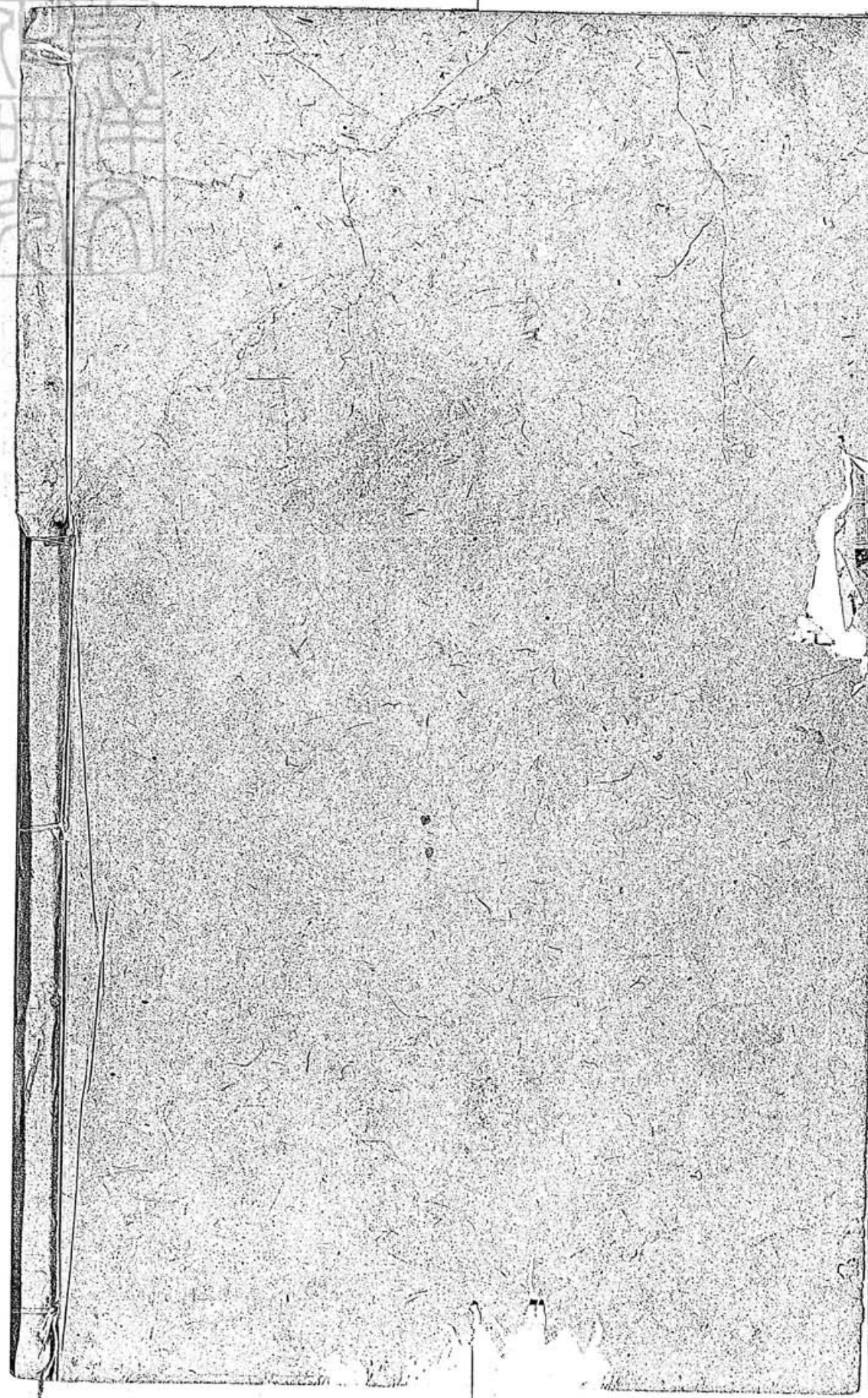
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

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
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于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
曰

一心辨道絕凡塵
衆魅如何敢觸人
邪正盡從心剖判
西山鬼窟早翻身

跌著來來些風高前以頭撞地入在蒲團中合甘吳
諸蕭來入其執前道長諸蕭其其執前道長諸蕭其其
爾寒亦如銀人一字審問前道長諸蕭其其執前道長





不 許 復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